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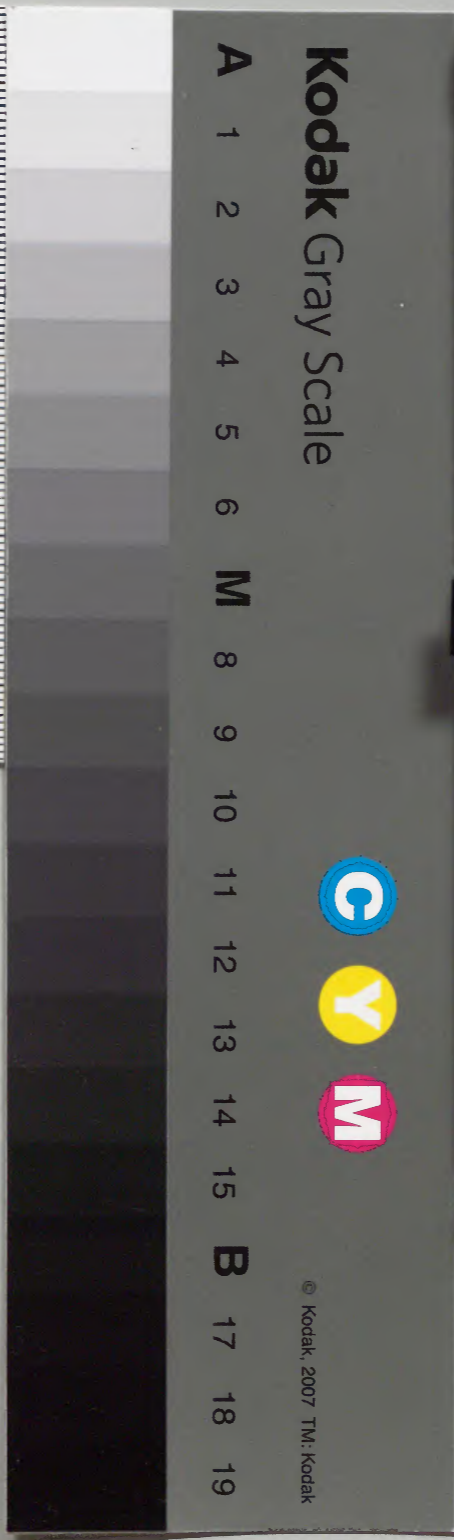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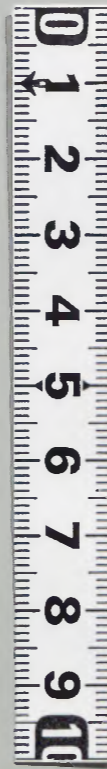
五代史

傳十五之廿一

庫文閣内			
函	六	冊	六
架	冊	號	類
(四本)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64
冊數	10 (4)
函號	281 17

共十本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
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
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未遠京
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
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
京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友石敬瑭伐蜀

歐陽

修文

徐

無黨

注

其無功明宗遣史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之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言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遇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為人罷為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

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罪乃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厮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閹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等皆去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愍帝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文為人險詐每陰謀害事果張漢傑天事郭崇勳兩

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感是意遂至燕過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言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殺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于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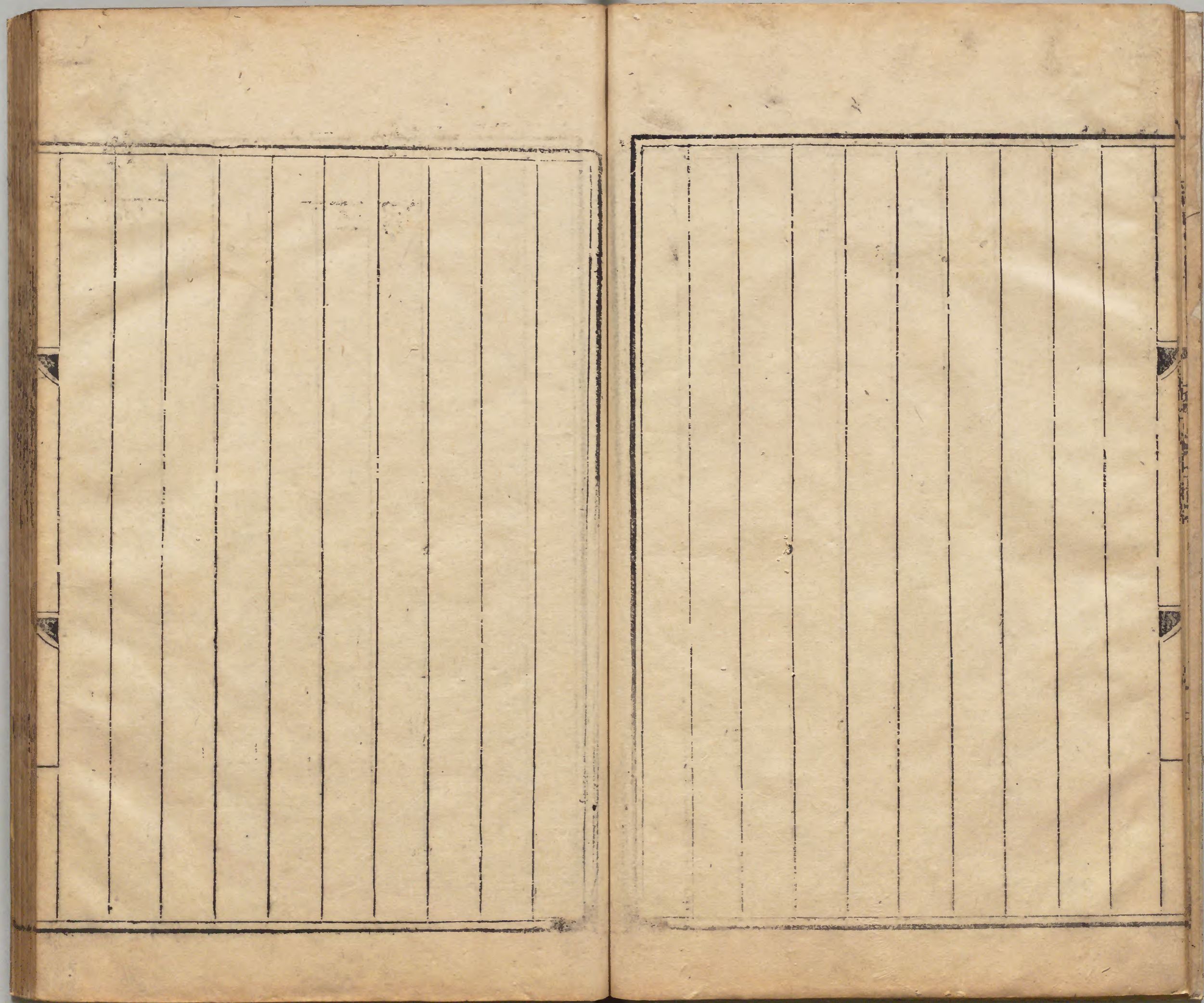
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濂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妻信之嘗到濂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三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

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
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
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
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
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
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
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
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
帝懼又遣高問神神曰
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
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
受無明宗樞前舞

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
神言豈不驗哉由是
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
莊宅使久之以昭胤為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
羸疾炙灼滿身冀帝憐
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
唐可留涼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廷壽皆尚居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
同振武感塞彰國等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老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
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
弊帝與廷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
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
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遣封宣憲皇太后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
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
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
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
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圍柏谷救張敬
遠未至而敬遠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
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
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
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
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
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
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
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

義誠歸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稷
閱從榮家貨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
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
珂反鳳翔王恩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到兵叛隆從
珂恩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
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廢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
道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言當率左右往迎吾兄
遂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
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東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西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帝嘗藏空虛
軍士負物揚言曰劉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關
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劫
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
雖幸勝特得度劍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
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
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
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臨帝奔衛州義誠行臺
元平四月斬于與教明公其德

從王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卒事
希範爲指揮使希範攻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陷長沙長沙
遭亂殘毀希範使進達以靜江兵督之兵皆悉怨進達
四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開奎縣武陵希範言醉不能省
明日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遂
其留沒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馬帥進達言已而希
範將徐威等作亂希範而立希範湖南大亂李言遣達

錫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言言不從遣達與行軍
司馬何景真等攻錫於長沙錫敗走尋黃鵠三千言奉表
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破不可若請發洛所於武陵
周太祖肯從之乃一朝明為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
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達達自言已所迫立不為之
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致相因達達言曰言將可用者不
為何景真朱全瑋亦召而獲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
梧桂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
遣景真全瑋往至皆見殺達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

樂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節
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
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
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
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蕭難軍節度使党項阿理屈悉
保等族抄掠方渠邊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
福會兵擊之阿理等亡窟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
約束而緩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入上表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得悉與士卒分之毋以
進奉為名重歛軍士也已而彦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
至兩團及遺奉生金裝胡鞍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彦稠
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彦稠彦稠又逐鹽州諸戎取所虜
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彦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
彦稠與思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
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彦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思同猶在
唐末二人走歸國於節未嘗異矣
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負其死可嘉彦
稠直被執見殺尔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取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
放而斃路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
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
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
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
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
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
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
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
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作官而董以說
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董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董為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董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
得命而故人賈客趣使入朝樞使安重誨詎之于朝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復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
官希旨上疏誣董縱田安毅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
董貶辰州刺史說澱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珪任
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董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
與選人賁授董費刑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負外
賈同止負已而董董辰州說合州董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
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采將其軍以東明
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
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
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
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
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
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
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
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

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矣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平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

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即位贈國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劼守光時悉黜燕人
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
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鑿學士莊
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
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
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回請籍沒鳳又上書
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期而於法不至籍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歐陽

脩

撰

孫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
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勣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
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為名家子召為行臺
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
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取
正革頗患之莊宗曰成梁孫子為革說為相說唐末為殺

中待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幸以說能知
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
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威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
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然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
之際仕官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
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友拜姪甥者崇韜
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
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
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立叔告身行事事發
延皓及選吏日收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
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
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
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
火不能腐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
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
二年夏拜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頔
若自莊宗時與鳳俱
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計直敢言與鳳
亦善及鳳已貴而嶠
久不遷官以材名在鳳上而不因
與鳳希南數非斥時
政尤詆管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
與鄰家爭水實為
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端秘書少監
同被酒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遂乃辭以沐髮病詎直更之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詰問所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嶠武天下究之其後安重誨
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
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
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
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數危致陛下
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畫外傳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刻除為辰數經法餘為刻數命辰數于正算
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為更用分又五約之為
籌用分用晨刻也夜滿辰則為辰滿經法為刻即各得五
夜辰刻也

辰刻中算

置昏分以辰刻除為辰數經法餘為刻數命辰數于正算

知其必不遂乃辭以沐髮病詎直更之入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詰問所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究之其後安重誨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藝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陳梁柱石也且重誨起於我歷劫危致陛下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為晝分用減統法為夜分各蒲經法為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刻餘為辰數經法餘為刻數命辰數于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為更用分又五約之為籌用分用日晷測日晷夜滿辰則為辰滿經法為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日晷中自量

置昏分減去平統法餘為晝中分盈統法

為度加午中日躡為昏中星減之為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進無率乘之加統數而一所得益其下
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於赤道內外
外定數也

九服之軌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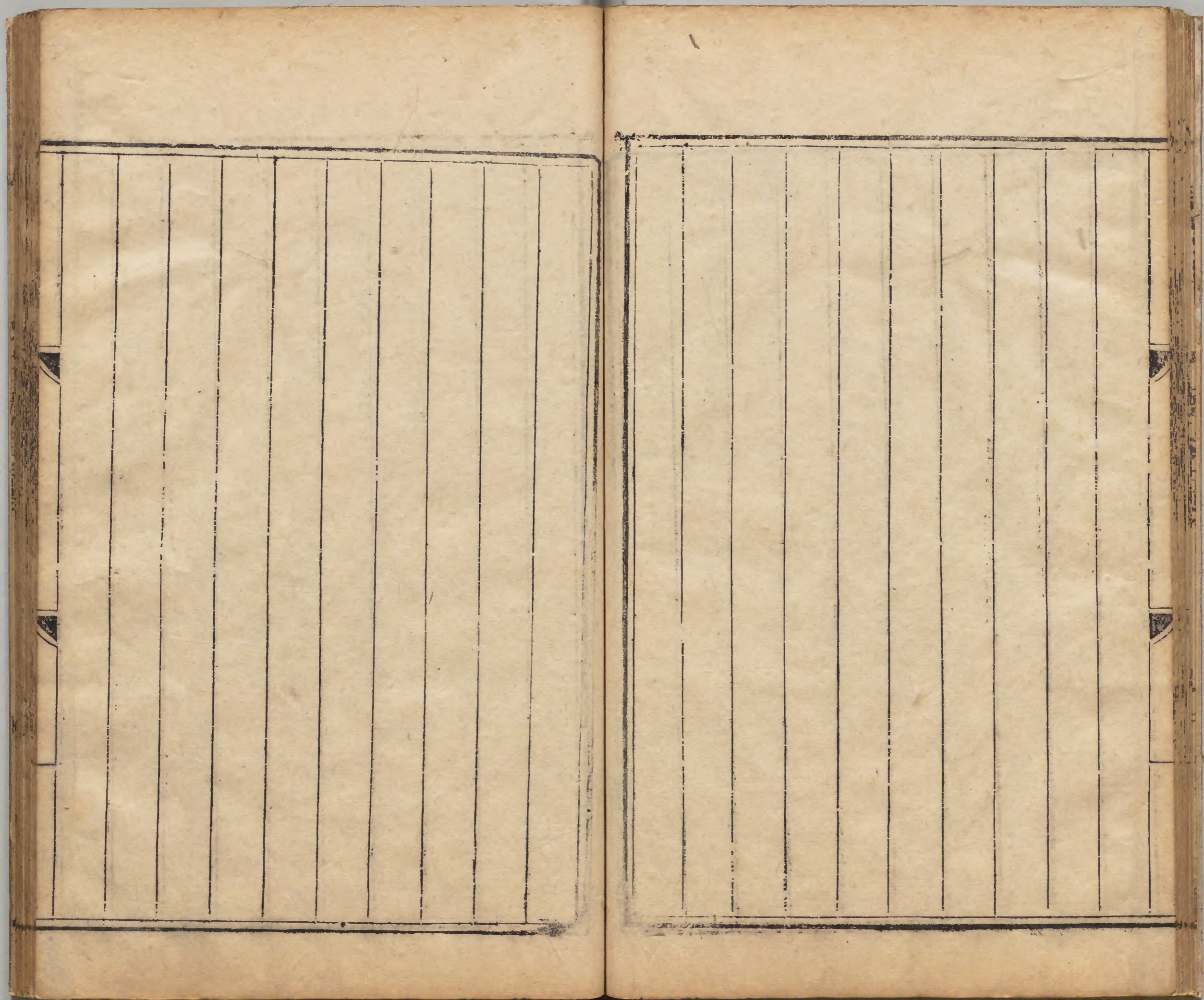
置距堂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為步一千二百五
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為其地戴中數
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昭義武王慶直成德王錡等以墨制期算守光為洛陽令

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
定河東梁遣閣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
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如
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
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受冊乎天子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我豈二主之君是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檄梁
晉使者下獄責其不忠曰今日賊寇者死孫鶴進曰洽
州之敗臣奉命討之賊不戰而敗守光怒推
之於鎮令軍士割其髮之

室其口而靈之守其德以自號大燕皇
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為法外以本國為法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心遂定承勳稱臣承
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殺之明年晉遣同德
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溪武
順諸州皆迎降守光建國元年歲次常敗乃遣客將三連
化致書于德威曰子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
為我辭焉德威謂守光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
子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

兩百兩是書其冊同封送與德威曰晉王以信告公高



先兵數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曰士女衆曰毋殺吾身守
光前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曰長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墮土馬相食其髮尾充等事城中饑民食以麩號宰殺務
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竭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比益驕
爲黨寵擢副人言通一室之籠中外悉以火或剝剔其皮
膏以死燕之士盡是也守文不詰黃謂其將吏
曰我亦此而西而一守文不詰黃謂其將吏
攻趙趙王三守文不詰黃謂其將吏
趙無罪而景伐之

諸侯救趙之表... 未嘗而晉已先破... 矣此不可失之... 乃來歸我... 兵晉三果... 光聞晉空... 有精兵三十萬... 息之謀曰晉夫... 利而漢敗楚今... 之意也乃為之... 班師守光益以... 為諸鎮具其疆... 八諷諸鎮

劉翥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詔病告家居

久比日宣不與其謀而訟議參軍高釐與王最厚釐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赦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明當待釐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曰女皆死而釐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贛亦多以為不可贛等乃得免死於是論諸釐死而任贛等十七人皆長流初秦王敗呼白帝為驛以俟

田里行之二會其病

有告贛在官而... 天子家嗣身殺而賈僚奪

田里行之二會其病

何嘗謂人必唐不舉進之及第... 司馬璣與明宗有舊... 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 璣常總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璣為司馬猶勉行之甚厚知

而一用順加退... 加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為其段初... 昏後

夜半宿度也

每日

分

初末行分初減... 初末行分初減... 昏後夜

昏後夜... 昏後夜

少則... 昏後夜

夜半宿度... 昏後夜

先... 昏後夜

昏後夜

日初日累數

求日數以

女角加

用減初日行

其日行分

之必所累少

乘之用順

共段初行

宿次即所求

每六步

策五

二百二十四

三十四

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二百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

二百五

六十八

氣盈

三

三十六

神及罷瓊司馬置之私第瓊歎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一十八

晉書九年補刊

五代史記卷第一十八

一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
 以自竒曰古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
 舉進士主司忘其姓以為桑維翰者乃書日出於桑賦以見志
 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雖與石同而在卒以進士及第晉高
 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高祖自太原徙

天平不受命而有其謀以爲等佐若等言恐懼不敢言獨
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寫書來援契丹耶律
德光已許其而趙德均亦以重器交德光求助已以冀唐
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在是德光爲陳利害言辯德光
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與言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
爲翰林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
樞密奏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
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喜遷重榮
至則大謀誰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背中得此此跡言已決矣
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
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已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
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
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安理初
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淫薄天福五
年九月詔去翰林學士授瀚六典館其職於中書舍人而
端明殿樞密院學士以維翰爲樞密使後奏置學士
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雖在四方與道歲歲從萬內

客省使李之翰請明廢一士馮三用事共護之帝以馮黜
維翰大臣劉昫至言不可卒以去心推心使既而
以為打維翰日益三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
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
為開封尹維翰遂獲足疾歸朝見契丹屯中渡破藥城
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
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鷂於苑中暇見維翰退而嘆曰
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
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

德光也宋師是長年維翰與台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

攻破之少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付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

此章乃三十卷第一

至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平賊軍前行

賊歸漢而河陽武行德四州翟令

奇等皆迎弘舉自歸弘舉之河陽高祖從後至也入京師

弘舉為將嚴毅寡言陛下等小忤意立賜殺之當于中為之

股慄以公受高祖義之初弘舉行兵州至京師而犯兩京

沾然遷待待等軍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節度使鄭度使

中書明下平章事高祖與楊弘舉等言于同受命

命隱帝時河陽李守貞與王景等未幾思結

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害思弘舉出

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特

契丹先歸密謀宗美

擊之宗美敗走守恩

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之河陽高在從後至必入京師

弘肇為將嚴毅善言陛下等小件意正過殺之官于中為之

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州至汝寧而犯兩京

沾然遷待後弘肇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節度使

中書明下平章事高祖英大將與楊亦蘇等皆手同受命

命隱帝時河漢李守真風地王景宗來建康思結

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有警而恐弘肇出

警言察務行教... 者輒腰斬于市... 市死民抵罪... 摩至其幼女... 奴而所養之... 緣為姦民... 四萬遣僮... 乃誣告福... 然延廣六... 制也契丹... 將皆力戰... 出自延廣... 晉大臣皆... 契丹去出... 出帝幸瀟... 見晉日削... 池妓樂惟... 以求和德...

警言察務行教... 者輒腰斬于市... 市死民抵罪... 摩至其幼女... 奴而所養之... 緣為姦民... 四萬遣僮... 乃誣告福... 然延廣六... 制也契丹... 將皆力戰... 出自延廣... 晉大臣皆... 契丹去出... 出帝幸瀟... 見晉日削... 池妓樂惟... 以求和德...

可和晉知其其...乃...
威降乃遠德...
河趨路以取...
而延廣顧...
騎自德光於...
隨何...
爾也乃召...
書延廣乃服...
入壽延廣以...
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宝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

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
 雲州珣彥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
 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
 王令温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
 温奪其職珂閑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陘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
 遣巒馳驛代令温守貝州巒言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
 憚以衣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

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
 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
 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河反巒顧
 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
 以令温為武勝軍節度使後梁廢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
 瀛州河間人也 王合思 能 而質其子矣 巒不
 又不拒戰 遂投井死其死不足責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言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
 逢言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言精神爽
 秀憐之乃以為高祖到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見
 逢言獨入終日侍高祖在書閣中兩夜文簿盈箱莫不通
 逢言輒盡內之遇中獨高祖意可必時以在之高祖每以
 為可以故甚志之逢言為人會事無不善為政戮回祖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事以生日... 逢吉中書侍郎... 逢吉充納貨賂市權... 故莫敢有告者... 王從暉子家世王侯... 逢吉意均得楚王重賂...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 師以出第賜逢吉而... 崧自此還因以字... 言其後逢吉乃... 家僮二十人... 人為五十人... 州縣... 誅已奔...

而已於是事...
數言人...
十數夫...
者以為...
死聞者...
人滋濫...
家厨進...
州鎮皆...
自外來...
太祖恨...
楊邠樞...
事事悉...
望周太...
之非便...
已而會...
避之既...
分吾蓋...
帝與左...
之業等...
嘉靖九年補刊

大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
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
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
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
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
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丘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
祖典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
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

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
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帝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
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
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
嘗欲因以為亂福贊身自
福贊以為契丹且入至而
故動搖人聽曰臣嘗言六
其去而代之因福贊與

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
言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
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
帝時為奉國山右廂都指揮
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
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
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
同軍將李穀位次福贊不利
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

下福實獄人皆以為克福實終不自將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

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去歲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

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

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一繁繁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

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 敕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

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

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

樹烏頭正門閭闊一丈二尺八鳥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

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

文人難而呼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

緡為戲於穎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

三司直溫極訴之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

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

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本業等

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

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執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

使等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

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

魏州弘肇議帶福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恨

之明日會飲賓真固第弘肇應聲曰昨日延
論何為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言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
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爾矣定禍亂宜
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
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
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
酒家倡以為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莫辜

由是精相如相天... 王叔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

李業鄭允明後替其職文准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
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
震又主不除必為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
為兵至寤曰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二年冬十
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
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
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
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
今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

禮歸葬

楊冰魏州冠人少為州掌籍吏祖庸使孔諫願度交
補邠勾押官歷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
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
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
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
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
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

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

人告敬瑭曰吾欲自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
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戰
達陣於西山契丹以驍騎三千並鞭木盤人馬皆不甲實
以趨唐軍唐軍爭先之東丹先走迨至汾曲伏發斷唐軍
為二其在此者皆死其後人收軍柙晉安契丹
圍之廢帝遣使告之德光遣使告之德光遣使告之德光
屯遼州德光遣使告之德光遣使告之德光遣使告之德光
百餘里關五百餘里關五百餘里關五百餘里關五百餘里
四面亘以毛塞

輒為契丹所得西爾有二心無
救敬達意敬達復其有之命蓋前木節
糞以飼其馬有人揚光遠勸
敬達降晉敬達以之不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不殺我而辱我遠即斬敬達
降契丹耶律德其本紀責
光遠其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
其降賊故不符為

翟進宗張萬進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

八一為陌章城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以括其隱出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
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
供軍之餘不堪世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臺估
章猶意不能出泐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禁酒麴者無多少
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
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
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
類已特信用之向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鎮平盧加檢

唐書九十九卷

校太師同平立早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一問民頗為苦鏐乃一切禁之然鏐用法亦自為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以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鏐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遣符彥卿往代鏐鏐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鏐嘗出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誅鏐李業等亦言君可謂備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鏐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鏐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鏐俱見執鏐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鏐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豈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鏐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始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鏐與李業等身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後晉九年補列

李業高祖皇帝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
 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
 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
 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又問禳除之法
 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
 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始山魃也皇太后乃召
 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
 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替郭元明
 等御昵多為度語相訕戲放紙鳶于宮中八后數以災異
 言帝帝不聽時高祖以史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
 臣大臣楊文舉等以此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文
 舉郭等已死又遣供奉官李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
 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李義持衛馬軍都指揮使閻
 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六月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
 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
 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
 詔賜京師兵及魏六使威南其錢八十千督其子弟作書
 以告北兵之來者又遣兵敗于北郭業取內庫金寶懷之
 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
 州為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畫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為司官高祖嘗召文進先衛將軍樞密院軍首周太祖為樞密使文進信之文進有請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石諸將軍謀殺文進等用事君張敬會文進自如有三不敢刻周太祖無難文進等用事君中反謀殺楊師等文進夜作詔書刑置中外師等已死文進無閱兵籍指廢殺戮以為已任周太祖在鄴聞師等遇害初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詰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從前那威何善慕家文進夜與其

後居空州毀江人其母倡也其貧勿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替重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師等執政貧貧不得遷乃共謀殺師等師等死隱帝悔之貧與允明等皆休侍帝不欲左右言也短隱帝兵敗北郊其妻與空州甘肅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中則春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高帝尤愛之允明益矜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

使人步測其城池四面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勤之劑人皆
恐保誠厚施之費一遷飛龍使已而本其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且會無雲而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
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督張貽肅血流
逆注隱帝敗于此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趨村允明
從後追之殺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隱
無黨
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子真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疾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悉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本業等教隱帝殺邠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得免周世宗葬涇州朴為節度掌
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丞相邠為樞密世宗即位遷比

王朴

使人步測其城池四面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勤之荆人皆
恐保誠厚成之慶一遷飛龍使已而本其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且會無雲而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
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手章塔張貽肅血流
逆注隱帝歎于此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
從後追之殺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之二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子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贇等有隙朴與日談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本業等殺隱帝弘贇與王章弘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免用世宗無涇州朴為節度掌
書記世宗為開封子拜許之於邠邠為監官世宗即位遷比

部郎中督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六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嘗失之時君暗政亂六滿民
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不制而
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死命其亂而竊其亂並
乘其濫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
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
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
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盈其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不取
之勢則如彼青兗者願為之間謀如彼山川者願為之先
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其方圖東至海南至江
可撓之地二千甲從少備處元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門可以知彼之虛實其
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
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
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功效多得吳則江廣皆
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知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兵蜀平，幽可望。風雨至，吾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疆兵。兵力已竭，氣已衰，不復以為邊患。可為
後圖。方今兵力精銳，器用具備，群臣知法，君用命。一檢
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議大事。至于不違天體，
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
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
使作為古詩，難為言，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
士皆以為先

惟翰林學士陶穀、實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
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
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
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
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
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
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
近世行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執離文朔
望，周變。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
正雅樂，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雖得真宮，後宗亦為律

卷之九尺之絃十二夜管長短寸分設在用上聲為均樂
展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
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
仁誨宏開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
亦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
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

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
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朴于坐上曰并歸
西五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
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
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
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
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
仁誨真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
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置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
官至內客省使太祖欲李守中為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
所參浚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仁誨三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柩刻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為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起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帝患心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齒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徽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

贊至於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為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其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元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

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章心常輕
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
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
虜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
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
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
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
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比
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
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

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各爲
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匿彦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
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失色
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
嚴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爲招討使彦章馳至
京師入見以爲畫地自陳勝敗之亦以嚴等諷有司劾之
不叅勸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
梁少勝兵皆屬改禁京師祇有保衛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四之彦章至遼坊以兵
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直其牙兵

可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鎔也舉精刺之彥章傷重馬蹄被擒莊公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言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人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試人不知書言而為信語謂人曰為死而田皮人死留其於忠義美性也莊公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尉以調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父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上一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劇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貌佻烈乎我

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父汝公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主唐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營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左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畫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與璋同從嶺山南璋遣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詔王從文鳳翔馳檄四鄰言

太皇太后先帝疾病廢政秦主苻堅曰何侯弱宗室動搖
方陳已所以與兵亂之也因遣使安之十以五絃謂
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智音所得潞王書
檄雖以一聞而不疑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
官郝詢等送京師敗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
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
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女媧人離間骨肉
臣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若入于淝河攻之白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
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
營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
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
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秦州之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宗君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
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
之仁贍子宗諫辛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
監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
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
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
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
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尔為多乃拜仁贍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

宗諫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閔仁贍卒亦贈大
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越遂從城下祭而復其軍
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功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君章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其言副使孫羽等所為也嘗世宗
環為聖守秦州攻之又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
慰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厚而考其
忠奸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

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
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此之
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
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
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
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

歐陽

徐

脩

無黨

撰

注

嘉靖十年補刊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一

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死者不得與也

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

附宋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鄴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惠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

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
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父吾窮
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
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
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魚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
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
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
將軍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魚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
解而軍比日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

莊宗以白騎騎高學奇以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魚奇力
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
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全章莊宗壯之賜絹
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而政有惠愛從鎮忠
武河陽之人庶留不得行父老諸子亦即乞留明宗遣中使
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
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
月殺兵不三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張勳其首
獻漢本梁之少公也自董璋為梁將漢事璋後唐為

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開州董璋不遣人以書招
洪洪得書喜願悉則中後州州義洪璋曰爾為僕
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
稱馬童得一饜殘矣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
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殺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二前
今壯士一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
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事
仁恭為銀胡靛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

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
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
義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
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
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出今郎君父喪未葬遺音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彥章
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
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
獨不反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
顧符存審二三不信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為我王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濠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為仁贍字守惠
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吹通兵書淮南唐為左
監門右衛將軍黃素二州刺史以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
為武官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劉
劉彥貞在周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領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
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舟載自肥河中流擊其城又京

度金攻城西督軍其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劍虔劍走物
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自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眾曰城
西軍入城受賞奈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奔仗聲聞數里遂
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
守劉遂雍關門不納乃奔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
追思同從珂責曰非可也思同曰林不知從王而得生
恐終死不能見帝故也思同乃殺之漢高祖
即位贈侍中
張敬遠字志通
少以騎射事唐莊宗

州人

少以騎射事唐莊宗

為驍直軍使明宗時為

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

丹數犯邊廢帝

威塞等軍蒼漢馬步軍

瑋呼萬歲敬瑋斬于

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瑋鎮天

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蒼漢馬步軍都

部署敬瑋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

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

將成取有火風雨水暴至以襄之敬瑋求救于勅丹九月

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

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

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

死年五十二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為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成

于晉州劉晏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

以成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晏救之晏與彥超去以功遷龍

捷右廂都指揮使鎮冀州防備不使與漢戰高平書彥超為前

鋒先登營障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
救漢出忻代世宗遣將彥超擊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
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所到無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
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
無成功世宗欲解云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
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念不食者數
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
暮取一刺史至書州萬迪聽命而進宗憐其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

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獄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不
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長安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梁主遷及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魏州副
史歷隨趙等入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趙州斌以詔契丹深入首地而騎去羸之
可擊即以州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入州斌以步卒擊之無
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契丹以精騎入州斌以步卒擊之無

隆斌從城上擊之

晉曰公父子謀殺君子服膺以爲之是殘賊之類
城能爲國死尔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自盡其家
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涪州人也初事唐爲寧節都督使後
重晉爲奉國都督安復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
不能下清詣行周曰從應開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又邪
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
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
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
成新晉狗首晉 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二里而守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
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
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
薦進士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然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
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
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
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怒不能對衛士周

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之以為北京巡官
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
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
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
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
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
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
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
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
以為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
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工成中
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奔其妻于上
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書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揚氏多
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
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亡倦昇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昇
相晟輕延巳為人常白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昇事昇
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
各執一盃環立而待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

漢李景耀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宗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書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宗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以廬壽同兵所得悉奉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肆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朝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

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
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尔
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
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
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忠貞堂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